

徐文長文集

徐文張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千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奇處非故爲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
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
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
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
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
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縮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
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
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
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曰質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三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骸也。鄴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入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箒。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效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被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感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明
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
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
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若悖且不暇故曰貴因
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
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未也而
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
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
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
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
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
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說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
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
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
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感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絳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鎡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鏹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
術如彼。則今術必彼也。而叙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
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
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
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
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
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真蔽於今矣。
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濼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
最下者。又悉朦也。悉朋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迴矧其上。是其貴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指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餘以爲腴。而自以爲養。固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習者暇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迺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豈瘠不

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
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
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要作者，弱不足
也。指畫并攖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
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歷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巧畫者實
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巧文者實以
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廢而貴廢者之不輕耶非此宜廢而彼宜不
廢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
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
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廢也。實改而名
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
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
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廢文
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異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蠲與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二三。嫡之庶統之間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咤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
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
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
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
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

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
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
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
人悉得而胥之豈非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
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
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
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果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災歲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火占王氣于臨安。雷煥占劍氣于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駢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

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徹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非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普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積
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
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
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
物於揚州亦止。口貢金三品。璫玕。蕩齒。華毛。羽木
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口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
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
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
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
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
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別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也。死不相往來夫以
子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
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
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成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
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
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蛤其食也顧不
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
羣少年日驚於市井黠佃逋王者之租又從而駕禍
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
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
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
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

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
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
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
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
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
則有丐、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朱罪俘之
遺、故孳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汗賤無賴、四民中居
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
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可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器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巧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其怨曰巧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且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焉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破斥
目之曰墮民己男子急候婚喪家或元且則羣索
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質便見
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
賣錫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擊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
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
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
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闕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_之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定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未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歎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始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秬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墩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人。命

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
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
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濩其類七其數七十
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
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
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日折色以
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
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
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其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
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
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
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循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循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
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
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
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崇阨而苟脊掌案之
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
倉傳者亦徃徃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
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二毫釐不然
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
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劄爲十年一
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嗚呼民瘼

者慎母爲畝惜一毫登使圃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徃徃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
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
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
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
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徒饑寒正令
已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
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闕也。

故咽喉治尾闕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闕
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
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訟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
大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
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
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
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遐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問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稗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鬼鬼殺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憑。

於人以爲活。厲夫。殤傷也。厲。診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繁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於落。累冊而著之。則又何怪焉。至若追道上世。選引眇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議極明也

涓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誓騎扶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作比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半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阻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
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
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
營而三面獨遠旣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
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
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
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
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扶幟佯北之約試
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
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
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日間一而食者砲
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
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
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
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
此也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

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

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

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

衽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踞犬不忠吠堯

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

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

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推結而彼乃飽乳嗜膚襲頭未已語
云驕子諱辱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
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
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
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卷之二 一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蠅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背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聞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
控方面等徃徃必叅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
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
賢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
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
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
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
易險阻叱羊腸者願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
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